

# 湖州

## 民国史料类纂与研究

报刊史料第三辑

杨伟民 主编

湖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



沈阳出版社

# 湖州

## 民国史料类纂与研究

报刊史料第三辑

杨伟民 主编

湖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编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报刊史料：全3册 / 杨伟民主编. — 沈阳：沈阳出版社，2015.11

(湖州民国史料类纂与研究)

ISBN 978-7-5441-7137-3

I. ①报… II. ①杨… III. ①报刊—史料—湖州市—民国 IV. ①G219.27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4134 号

## 总序

展开厚厚的历史长卷，曾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那就是中华民国史。这是一段风雨如晦、吐故纳新的国危乱世，也是一段思想启蒙、民智开启的黄金时期。对我们湖州而言，这段历史承载了太多沧桑厚重的历史内容，烙下了深深的独一无二的湖州文化印记。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一大批湖州商人紧紧抓住这一契机，携带家乡特产湖丝抢滩大上海，让湖丝走出国门成为世界性品牌，并让沉积的资本向多元领域转移，形成上海滩不可低估的一股经济势力，成为近现代浙商之滥觞。这种雄厚的经济基础又造就了湖州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多领域大规模人才的涌现。从早期的经济支持到后来的政治参与、文化重铸，湖州籍商政界精英挺立时代潮头，以深厚的学养倡扬民主科学救国，为缔造共和、建立民国创下了历史伟业，产生了很多影响整个民国历史进程的事件与人物。上海滩最早的一批商界领袖、最早的一批同盟会员有湖州人的身影，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常委中半数人员出自湖州。

这是一段离我们最近的历史，呼吸可及，触手可感，是一座丰厚的文化富矿，可开发的领域很多。令人欣喜的是，我市这些年对它的开掘和梳理很有起色，做了不少事情，如修缮了小莲庄刘氏家庙、陈英士故居、张石铭旧宅，建起了陈英士纪念馆、民国文化陈列馆、沈家本纪念馆，又与宁甬结盟，精心策划历史文化经典游线路等等，这些举措无疑对推动湖州民国文化研究、变人文资源优势为社会文化建设优势起到了很大的引导作用。纵然如此，总觉得还有工作遗漏，比如对民国史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意识形态和现实环境的种种原因，对这段历史没有志书的系统记载，除了时人留下的零散回忆，就是存世无多的老报纸和档案馆藏资料。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正在遗失很多永远不可再生的东西，导致城市个性和文化记忆的丧失，因而民国文化的保存和保护已成为现下文化建设中迫在眉睫的一项重要任务。

历史研究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实证研究，任何专题都寓含在历史的整体脉络之中，任何研究都需要有基本的材料面，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是我们的源头活水。史志工作者参与文化建设的方式之一就是担负起“城市记忆工程”的重任，精心呵护并充分挖掘先辈留下的文化财富，让这些散落于年代深处未为人知的史实重见天日，一直是地方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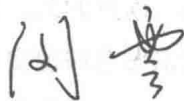
门的心愿，也是全体湖州人的心愿。

我市地方志办公室同志一秉我国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先生所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史学原则，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一套由报刊史料、个人遗作、湖社研究三大部分组成的文化丛书终于出版了。其中报刊史料收录以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大报的《申报》为主，兼及《文汇报》《大公报》《东南日报》《湖州月刊》等报刊中有关湖州的原生态史料，这是解读和研究近现代湖州的重要资料。个人遗作是由当时重大历史事件亲历、亲见、亲闻者撰写的第一手资料，对补充旧史的缺失、佐证史实、订正传误、深化研究有诸多帮助。湖州同乡团体——湖社研究，从地缘、业缘、亲缘的角度研究这一历史时期湖籍旅沪移民与家乡政府、民众的互动情况，充分肯定在它活动的近三十年中为联络乡谊、共谋公益、复兴家乡所作出的贡献，从中可解读出湖州人团结一心的精神风貌。

这是我市第一次系统整理和出版以民国历史为主体的基础史料，三大部分内容以社会发展和城市变迁为脉络，构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且编中有研，研中有编，编研结合，是全面反映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基本情况的史料全集，就其内容的丰富性、权威性而言，是其他专事叙述湖州历史的怀旧书籍所无法比拟和替代的。

昨天是今天的镜子，也是今天的营养。打开记忆之门，于文明积淀和生活碎片之中回望这一段与新中国交接的色彩斑斓的历史时空，与时人进行深度的精神交流，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如此大型的鸿篇巨制，从选目、查找、分类、编选、复制到编辑出版，工作之繁巨和艰辛可想而知，这是编选者心血的结晶，是当代学人对历史与文化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佐证；更是我市一桩功在千秋的文化盛举。

湖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2015年12月

## 凡 例

一、本丛书由报刊史料、个人遗作、湖社研究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报刊史料收录当时报刊中有关湖州的原生态史料，个人遗作是由当时重大历史事件亲历、亲见、亲闻者撰写的第一手资料，湖社研究从地缘、业缘、亲缘的角度研究这一历史时期湖籍旅沪移民为联络乡谊、共谋公益、复兴家乡所作出的贡献。

二、报刊史料取材于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大报——《申报》，兼及《文汇报》《大公报》《东南日报》《湖州月刊》等少量报刊。凡是刊登的有关涉及湖州市（包括下属县）的新闻报道、逸闻趣事、公告启示等均着力收录。

三、报刊史料去芜取菁，分门别类，按照史料内容分为 27 个大类，对内容丰富或凸显地方特色的部分从该类中析出作升格处理，如将“抗日战争”从“军队战事”中析出升格，将“蚕桑丝绸”从“工农商业”中析出升格等，使篇幅分布大致平衡。每类均按照编年顺序编排，每则都由标题、正文和发表时间三部分组成。其中一些标题是由主标题和副标题组成的复合标题，少数原文无标题的，由编者据文意增设。

四、本丛书所选用史料所涵盖的时段是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38 年。而《申报》创办于 1872 年，至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时停刊，历时 78 年。为便于读者查阅和使用，将 1872~1911 年时间段史料也作了摘录和整理，作附录处理，附于第三辑后。

五、对于原文数字，基本照录，但一些长串或连续出现的改用阿拉伯数字。对于民国纪年也照录原文。凡原文中诸如公文、上谕、上书、奏折等特殊格式，为版式整齐和便于阅读，在不改变语境情况下，以一般文章行文编排。

六、丛书的编研出版得到市领导、市财政局、市档案馆、湖州师范学院及地方志办公室历任退休老同志的关心、帮助和支持，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 编者的话

### ——民国史料鲜为人知 存史之真独树一帜

历史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已经一去不复返，如果了解和研究过去，只能凭借前人留下的各种痕迹。我们通常所说的史料，就是指那些人类社会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帮助我们认识、解释和重构历史进程的痕迹。

#### 报刊——了解湖州历史的绝佳视点

处于中国近代风云变幻、起伏跌宕的民国时期，湖州曾在1928~1929年成立过续修湖州府志局，但由于天灾人祸、战乱及人事变迁，缺乏研究所需的必要环境，修志工作持续了两年后便告中断，所有收集来的原始史料在动荡中均下落不明，致使湖州没有一部完整可信的民国史，历史被架空了近四十年。这不能不说是湖州史学界的一大遗憾。

上世纪八十年代首轮修志时，市档案馆还处于草创阶段，南浔嘉业堂藏书楼因闭门整理而不对外开放。到哪里去寻找那段历史？在没有可供查阅正史的情况下，编纂人员只有把眼光投向报刊这种大众传播媒介。报刊是历史的档案，湖州当地曾办过不少报刊，如《湖州报》《湖州公报》《民铎报》《湖声日报》等，停停办办，时间都不长。且对于当时人而言，报刊只是一种普通而廉价的印刷品，看完以后大多被当做废品处理或者随手丢弃了，因而湖州的老报刊大多散失殆尽，仅存的也日渐式微，正濒临消亡。

以搜集史料为职志的地方志工作者跑遍湖州及周边各大图书馆、档案馆的角落晃沓，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找到有价值文献的机会，所幸在湖州师专图书馆找到了全套百年前坐镇上海的国内权威大报——《申报》。这是1982年10月由上海书店根据上海图书馆保存的原件而影印的。《申报》创办于1872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停刊，历经清朝同治、光绪和宣统三个朝代，又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各个历史阶段，见证、记录了晚清以来中国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出版时间之长、发行量之大、影响之广，同时其他报纸难以企及，在百年报业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异彩，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大报，堪称中国近代史史料之宝库。

在翻阅过程中，编者发现其对湖州的报道非常丰富，信息含量很大。湖州虽然只是

浙江所属的一个府，却与上海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在中国政治和经济版图中独特的地位与作用使之成为媒体的关注对象，因而湖州、吴兴、长兴、安吉、孝丰、德清、武康，一个个小小的市域或县域名，频频得以在大报的版面上露脸。如一年一度的上海及湖州各界纪念革命先烈陈英士活动、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湖州日”详情、1930年湖州人创办的美亚织绸厂举行的“时装秀”表演、30年代湖社为响应新生活运动举办的历届集团结婚盛况以及率先发起的声势浩大的礼服运动等，都连篇累牍跟踪报道，在上海滩引起轰动。每遇湖州发生重大灾情时，也总是第一时间翔实报道灾情及各方的赈灾救助情况。

《申报》是一份以市民和中下层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群的报纸，其收入取决于广告和销售量。报纸要办好，不是靠官府，而是靠吸引读者，因此普通读者在办报人的心目中已不再是无足轻重的草民，因而除了追踪重大社会事件外，对街头巷尾、田间地头使读者极易产生亲近之感的民间琐事、舆论民情也给予深切关注，是城市全方位的历史记忆，刊登的图片新闻更加直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真实面貌。因而，由它来了解湖州史事，探究这一方水土历史文化，是一个绝佳的视点。

湖州修志人如获至宝，7个人埋首于如山的报纸中，以绣花针般的细密功夫在汗牛充栋的报道中细细查找，凡与湖州范畴或与湖州有关的记录都竭力爬梳网罗，整整花了一年半时间才一张张翻检完从创始到停刊的全部报纸，通过复印和手抄，将从中获取的资料装订成一百多个卷宗。近年来，编者通过多种渠道，陆续查阅了当时的《湖州月刊》《文汇报》《湖报》等报刊，又从上海图书馆购齐了400册《申报》影印本，从中挖掘增补了大量史料。这大事小情、点点滴滴是当时湖州历史嬗变轨迹的实录和缩影。

## 遗作——薪火相传的历史记忆

留心皆史，很多珍贵的文史资料线索只有用心才会获悉。几年前，为编史修志，湖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同志以文史工作者特有的职业敏感与素养，不断拓展史源，得知当地有几位阅历丰富的老前辈晚年后耗尽心力，回忆、走访、踏勘、考察并举，留下了一批来源于他们所处那个时代亲见亲闻的实录手稿，虽然随着岁月流逝，人去史佚，文稿散失不少，但所幸还有用心之后辈精心守护着父辈的守护，装订成册，时时用心灵去阅读，以追寻父辈的历史足迹而自豪，且承惠允将所藏罕见财富与研究者和读者分享，并望薪火以继，世代相传。比如，原湖州市博物馆馆长邱鸿炘先生和原菱湖一中教师冯公洽先生，他们就是这样的精神遗产的守护者。

邱鸿炘先生之父邱寿铭，曾任上海沪军都督府军饷协济会文牍科、遂昌县公署民政科科员及日本长崎市华商钱庄代理会计等职，为吴兴下昂三名同盟会会员之一。后遵循

邱氏“急流宜退，切忌张扬”的家训回乡，一直任教员和律师。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地方文史工作，追记本人或他人过去生活经历和社会活动，其中《湖州光复回忆》被编入1962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由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组织的《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

冯公洽先生之父冯千乘，出身中医世家，年轻时设馆行医，后弃医从教，应教育部长朱家骅之聘，筹建鹤和小学和祥生简易师范。抗战时参加抗日游击队。历任长兴县第二区、吴兴县第七区、练市区区长和吴兴县政府秘书等职，用薪水收购、收藏散失民间的游击区印发会刊、特刊、简报等地方文献，受聘为《湖报》《吴兴日报》《新城战报》《湖公报》《湖州商报》等多家报刊的特约记者。

古谚说得好：“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普通人家不能留下一经，但可留下薪火相传的回忆录。这些前辈置身于清末至民国这个跌宕起伏的历史时代，所经历的人生起落之大、悲喜情感之强，俱是后人难以想象和体会的。他们作为那个时代的一分子，以为历史作证的使命感，以个人为主线，串联与之有关的人和事，广泛触及生活的每个角落，并与其他历史当事人交流印证和相互补充，在启发大家共同回忆的群言环境中，最大限度地修正误差，忠实地记录下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极具影响力、推动力和史料价值潜力。这是一批富有湖州历史与文化特色的上乘之作，是当时风云际会的“写真集”。因此，我们通过汇编的形式把它们串起来出版，旨在让子孙后代从中受读、受益、受用。

值得提出的是，撰写回忆录是一项恢复历史记忆的工作，时过境迁，人们的个体回忆都不可避免地有着记忆误差，又难于求证。再则，由于个人经历、性情或政治环境的影响，其史实的剪裁和评论可能有拔高或贬低的不平实之处。在整理编辑过程中，编者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坚持两个“尊重”：一是尊重维护历史真相，如实保留作者对收录人物的个人情感以及对历史事件的抒情性、评论性文字，存史之真，求文之实；二是尊重作者平铺直叙甚至口语化或半文半白的记述习惯与表达方式，除改动错字、漏字和个别特殊处理外，基本原文照录，力求做到把篇幅留给史料、把评论让给读者、把精神传给后人。雁过无痕，花落随泥。在存史的问题上，我们不能期望每个人的回忆都是客观、公正和准确的，我们不怕当事人的回忆出错，就怕连出错的回忆录都没有了。

## 汇编——功在千秋的文化盛举

从承担着“资治、教化、存史”职责的湖州方志界来说，充分认识到保护与传承的必要性与紧迫感，早就有计划把这些未成体系的断片散札编集成册，传递给更多人知道，但随着前后两轮修志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始终无暇顾及这项工作。如今，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第二轮志书工程已于2012年完成，根据《地方志工作条例》中“地方志书每二十

年左右续修一次”的规定，离开第三轮志书的编纂还有相当长的时间，正好有时间和精力着手这项工作。于是，市地方志办公室聚众手之力，为记载和还原这段历史艰辛努力着。

编者犹如细心的工匠，历经三年的爬梳整理，将凡是曾刊登在老报刊上有关涉及湖州市（包括下属县）的文章、新闻、逸事等数万颗零乱而分散的珍珠般史料以内容为纬线、以时间为经线，去芜取菁，分门别类，使之成为一部有纲目有条理的湖州民国史料集。表面上看起来，这些史料似乎是零碎的，缺乏系统性，但碎而精，形成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极大地缩小了查询范围，为学者打开了文献的宝库，为子孙后代提供了一份最翔实、最真实、最权威的当地地情资料，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服务学术，传承文化。这是一桩于学界功在千秋的文化盛举。

## 编语——学无止境，著难完美

史料工作是一项严肃的考据工作，承担着严峻的历史责任负载。正所谓百密一疏，虽然苦心孤诣，力求准确无误，但学无止境，著难完美，在完成案头工作定稿发排、即将与读者见面之际，编者心怀忐忑，有几点心声和说明不得不说：

首先，对史料的挖掘，虽力求网罗完备，但难免有遗珠之憾。

由于文献资料非常分散，在浩如烟海的报刊中沙里淘金，搜集艰难，难免有遗珠之憾，也存在有的部分材料充分而内容详实、有的则因资料匮乏内容单薄的不均衡现象。对涉及面很广的新闻，有的剔除了冗长的与湖州无关内容的记载，仅摘录其中相关部分，对湖州人物在湖州以外活动的相关资料亦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取舍，酌情收录。

其次，凡选用史料以求真求信为主，忠实完整地保留原作精髓，请读者自行甄别。

时移世易，征途回首，许多史事真伪混杂，似真似假，不管人们的感受是赞叹还是惋惜，是颂扬还是鄙夷，那毕竟是那时代人的来处，是起步之点，也是我们曾经走过的路。文献史料的科研价值在于真实，而真实的基本要求是完整地保存其所携带的全部历史信息，即人们常说的原汁原味的第一手资料。为保持史料的原始性、真实性，凡选用的史料以求真求信为主，对原文存在的差错及对历史史实和人物有溢美或讳过之处，请读者自行甄别。

再次，史料选编以馆藏影印本为蓝本，疏漏欠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及谅解。

由于当时报刊的纸张和印刷质量远不如今，保存期较短，很多图书馆馆藏历经上百年风蚀虫咬的旧报纸都不具备对读者开放借阅的条件，因而编者所用蓝本为微缩了一半的影印本，大多版面破损、字迹漫漶不清，且多为无标点的繁体古文，艰深桀骜，选材过程充满艰辛，但编者以抢救历史文化的时代使命感，积数年之力，助力挖掘，详细校

勘，不遗余力。对原稿残缺或模糊不清者，通过查对考证，力争拾遗补缺；对无标点的原文加注了标点；对繁体、异体、通借字以现行简化字处理。

## 史学——永无止境的远航

时空转换，沧海桑田，我们怎样才能无限地接近历史的真实所在？对于历史“真相”的追索与逼近，注定是一个辗转艰难而无止境的过程。对飘逝而去的历史，如何把握、如何认识，永远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受惠于改革开放、学术争鸣的大环境，民国史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历史研究诸学科中的后起之秀，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课题因缺乏史料而停滞不前，许多史实难以厘清而成为悬案。该领域的重要开拓者章开沅教授说过：“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

选编了此套史料丛集，我们进一步领悟了这“远航”的深刻内涵。“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这是每位学者应有的科学严谨的治史态度。如果借此集的出版能促成研究风气，提升研究水平，使学者以前所未有的史料为支撑，或让停滞不前的研究重新活跃起来，或为史学研究开辟新的热点，真正开启湖州民国史研究的空间和前景，这便是这套丛书的价值所在，也是编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无数张面孔、无数个人生、无数个故事在前人的笔下展开，这个感性世界背后，一代人的心史、一代人的精神之谜诱惑着我们和他们一起穿越，一起思考。莫道存史的过程只是回忆过去，回忆过去也是在开拓明天。前贤虽逝，精神永存，不忘历史，永励后世。让我们在文史前辈们所创造的成绩之光辉映照下，紧紧抓住不断升温的民国历史文化潮这一不可多得的机遇，打好“湖州民国文化”这张牌，利用不同的方式最终形成自己的特色。

## 目 录

总序 / 闵云

凡例

编者的话——民国史料鲜为人知 存史之真独树一帜

湖州创报纸的拟议 .....	1
理想中的新湖州 .....	5
《四库全书》和湖州 .....	10
吴兴乡村概况 .....	15
最近一月来湖属六邑盗案统计 .....	19
吴兴县十九年度起三年之地方建设计划 .....	29
湖州画史 .....	33
吴兴现状之调查 .....	44
吴兴民杰乡概况 .....	50
湖属现势一瞥 .....	53
湖属土产调查 .....	98
湖属六县自治状况 .....	132
十年来湖社的出版概况与今后计划 .....	205
太平天国中的湖州掌故 .....	213
新编各县乡镇保甲编制暨自治人员一览表 .....	216
湖州的经济圈——丝、米、山货 .....	219
湖州民国政区归属资料 .....	222
长兴煤矿遗事 .....	223
附录 《申报》1872 ~ 1911 年史料 .....	224
编后记 / 杨伟民 .....	275

# 湖州创报纸的拟议

湖州不可不办日报的理由

潘公展

报纸乃现代文明的产物，报纸出版的种数和发行的额数与文明程度成正比例。教育越普及，识字的人民越多；交通越便利，消息的传递越快；实业越发达，广告的收入越富；政治越修明，舆论的效力越大；教育、交通、实业、政治这四项都能优秀美满，社会就算文明。在这种文明社会中，新闻事业也当然异常发达。一个国家是如此的，一个地方也是如此的。所以我们要观察一个国家或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如果没有细工夫去研究，只要调查现有多少报纸，报纸内容如何，就可知道一个大概。换一句话说，报纸简直是社会文明的比例尺啊！

我们试看英、美、日本各国，一地方的报纸竟有多至百数十种，普通的大报每日销数竟达五六十万份，而我国号称舆论中心的上海，日刊报纸仅仅十种左右，最老最大的报纸每日销数也不过五六万份，这就可以见得我国文明程度远不及英、美、日本等国。我们试再看上海一个县城，因为它的地位好，辟为通商口岸，到现在八十年间，居然有了靠十种日刊报纸（中间创办而消灭的不计），也居然有了每天销行五六万份为全国传诵的报纸。而北京为全国首都，现在日刊报纸虽多，销数达五千以上的不满五家，大半受有政治机关或个人的津贴，每日仅印数十张或百余张的，这就可见得北京社会的文明程度还不及上海。所以，我们把有没有报纸、报纸是不是发达来测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真是毫发不爽。

那么，我们且想一想，湖州是个什么地方？难道湖州地方竟是一个绝对不能算做文明的社会吗？难道湖州人都自甘退居于野蛮之列吗？我想，决不如此的。然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种日刊的报纸呢？或甚至可以说连一种月刊、周刊的报纸都绝无而仅有呢？

我们湖州同乡也许说：“湖州早已有学校，有警察，有法庭，有议会，有教育局，有商会，有织绸厂，有电灯公司，有电话局，到现在更有市政机关开拓街道，教养游民……诸如此类，应有尽有，湖州社会不可以不算文明。”我们湖社的社员，也许把湖社缘起里的几句起首文章声调铿锵的读出来：“吾湖州自古荟人文之秀，建邑馆江浙之枢，稻粱既尽美于东南，蚕桑更擅场于世界”，因而说道：“湖州人并不自甘退居于野蛮之列”。诚然，

湖州是素来号称文物之邦，湖州人是决不愿退居于野蛮之域，然而为什么还没有一种日刊的报纸呢？难道湖州的社会不需要有报纸么？还是社会虽然需要，而没有才力和财力去创办么？

关于第一层，就是社会不需要的一句话，现在尽有许多人是这样说的。他们的藉口，以为湖州地方离上海仅三百余里，轮船仅一昼夜可达，假使由上海乘火车到嘉兴，由嘉兴轮船转湖州，更是朝发夕至，假使改由现在新开的锡湖轮班走，那湖沪间往来的时间更可以缩短，所以湖州人要看报，尽可以看全国舆论中心点的上海报纸。从前要隔天才可看到，现在特别约定的人家或店铺竟可当晚看到。假使湖州人要多知道一些浙江省（本省）的新闻呢，他们也尽可以看当天的杭州报纸，毫不困难，所以湖州社会简直不必自己再有报纸。其实说这种话的，不是见理不明，就是贪吃懒做。

何以说他们见理不明？须知湖州自己办报乃是地方报纸的性质，决不是想希望办一种报与上海报纸争全国最高的地位。地方性质的报纸和含有全国性质的报纸，取材的宗旨、编辑的内容、言论的目标当然不会走上同一条路。我们大概可以明白，报纸是一种社会公共的机关，一部分舆论的代表，日常生活的活动、教育、器具。含有全国性质的报纸，它的范围比地方性质的报纸大得多，譬如云南教育界的状况怎样，新疆回民现在的情形怎样，全国性质的报纸当然纪录着，而地方性质的报纸（除了云南、新疆本地以外）可以不必纪的。

南浔刘氏新近要创设一个图书馆，湖州馆驿河到寿仙区的河面新近要建筑洋式的大桥，这在全国报纸上可记可不记，而在湖州的地方报纸上却须大书而特书。又如北京、广东的政局怎样，庚子赔款退还后的用途怎样，全国性质的报纸当然须有详细的评论，而在地方报纸上可评可不评的。湖州第三中学风潮和继任校长的人选问题，马军巷开城门的事件，锡湖轮班的开航，这在全国性质的报纸上当然不会评论到的，而在湖州的地方报纸上却很有评论的价值。我们明白了这一点的区别，那就可以晓得湖州就是离上海再近些，离杭州（含有全省性质）再近些，或者交通再便利些，湖州人在几个钟点内可以看到沪杭的一切报纸，也仍旧不能因此而抛弃他们自己办报纸的责任。所以我说他们抱有社会不需要的见解的，未免见理不明。

何以说他们贪吃懒做呢？我们试看所谓舆论中心的上海的附近，江湾有报，南汇有报，金山有报，松江有报，苏州有报，无锡有报，南通有报，常熟有报（常熟报纸在内地为最多），推而至于浙江，则嘉兴有报，杭州有报，宁波有报，绍兴有报。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为什么那许多地方的人不说和上海很近，有大报可看，不必自己办报，而独有我们湖州人都怀着这个意见呢？我很奇怪，我又很惭愧。说湖州人的见解独高，会打经济算盘，不肯浪费金钱么？不见得！湖州人花天酒地，干那无聊游戏的也很多。不过

要说他们经济，也可以的。他们实在把个人的劳力看得太重了，简直不肯为社会而使用。因为他们一味要节省劳力，不肯起劲的出来办一张社会需要的地方报纸，总借了他种似是而非的话，搪塞一下子罢了。这种人，我无以名之，名之曰“贪吃懒做”！

关于第二层，有些人也许承认湖州社会是需要地方报纸了，却只是摇头皱眉，慨叹着说，“湖州人没有才力、财力办报！”这简直更是妄自菲薄的废话！天下人有哪个生成有才力、财力配办什么事的？以湖州地方的民丰物阜，而还说没有财力办一张小小报纸，那些富饶不及湖州的地方将怎样？以湖州地方的人物荟萃，而还说没有才力办一张小小报纸，那些人才不及湖州的地方又怎样？并且在湖州地方办一张日报，开办费有数千块也尽够了。营业如果得法，每月的经费也很有限。就算不是一二个人所能负担，难道不可以纠集同志吗？难道以全社会的经济能力还不能维持一个代表舆论的公共机关吗？讲到人才，编辑的规模当然是不大的，只要有二三个具有高等常识、品格高尚、意志坚强的人，肯稍稍牺牲他们的一部分办他种事业的精神，就可以组成报社的干部了。至于访员们，那是只要有了报纸，总可逐渐养成的，更不必预愁没有相当人才。所以要拿“才力、财力缺乏”这一层来作为湖州不能办报的理由，实在不能成立的。

消极方面，湖州不必办报、不能办报的藉口，既是不值一笑；且再从积极方面一看，我觉得今日的湖州更不能不有日报了。湖州从前也曾有人办过一二次报，都不久即行停办，虽则可以说办理或者不甚适宜，但也许由于那时社会的需要还不十分急切。现在湖州的社会，可以说正在变化的期间，和从前不同了。由经济状况言，自机织业发达以来，六七年间，湖州骤然增加了一种新工业，也骤然增加了一种新品，影响于湖州一般的富力和居民的生活程度，断非浅鲜。物价昂贵，风俗奢糜，生活艰难，失业加增，新工业的发展，反使湖州人感受生活的不安。这种困难问题，生息于湖州的人们，难道可以掉头不顾，毫不研究解决的方法吗？由市政状况言，从前是没有人注意的，自市政筹备处成立以来，它的设施和计划我们虽还不能完全明白，而道路、河道、卫生、慈善、教育、警务等等既都属于市政范围以内，则将来次第整顿兴办，必于湖州社会发生绝大影响。这种目前的设施、未来的计划，都与湖州人休戚相关，难道生息于湖州的人们可以专让少数绅士去尽为，而没有一个舆论机关来尽研究和监督的责任吗？就工商业言，譬如生丝是湖州惟一的特产，辑里丝名震环球，可是自有丝厂缫丝以来，乡人的土产丝就不免天然淘汰。湖州要维持其已往丝业的盛况，更从而筹划扩张，不能不有待于辑里丝的改良，或者湖属地方多设丝厂，或者设法教授乡人缫丝的新法，俾用新法来缫鲜茧，均有详细研究竭力提倡的必要。上海市价与湖州物产有关的，尤其有逐日报告的必要，使在内地经商的人不致和大市趋势隔膜。就交通言，湖州六邑间的陆路是否应该修筑，水道是否应该开浚，像湖州的东塘通至浔震是否有改筑汽车大道的可能，湖州和其四乡

电话的设置是否完备，而接通电话的地方是否须利用电话互传消息，均有待于研究和实施。总而言之，湖州现在已经不能算做一块死地方了，湖州人也当然不像从前一样缩在壁角里了。教育既然渐渐望其推广，交通既然渐渐望其便利，实业既然渐渐望其发达，政治既然渐渐望其修明，那么湖州社会的文明程度当然要一天比一天高起来了，又哪里可以没有一种日报作一个代表地方舆论的公共机关呢？

湖州不可不办日报的理由，我既约略说明了，至于在湖州怎样办报的计划，且待下篇再行贡献。

（《湖州月刊》1924年第1卷第1期）

# 理想中的新湖州

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八时在湖州三余学社演讲

潘公展

诸君！兄弟虽然做了一个湖州人，可是没有福气常在故乡盘桓。频年在那尘嚣万恶的上海厮混，渴想有一个机会游游道场、鸟巢，却终于不能如愿。三年前曾因事回湖一次，也在这里演讲过一回《科学方法的应用》，那时匆匆来去，既没有领略故乡山明水秀的风景，又没有仔细观察故乡的社会状况，实在是辜负的。此番因事来湖，湖社的干部要兄弟乘这个机会，在湖州公众的地方发表一些意见，和同乡诸父老磋商，所以今天也就居然胡说，要算我演讲，实在是愧不敢当。



湖州南門蓮花莊朱家灘口。

吴兴城区风景：湖州南門蓮花莊朱家灘口

我们湖社从去年三月下旬发起，六月一日成立，到现在已经一年了，第一届的年会不多几天之前刚在上海开过。湖社组织的缘起，今天姑且不说，可是他的目的，不能不先提一提。照社章上说，湖社的旨趣是有四项：（1）主持正义；（2）研究建设事业；（3）促进地方自治；（4）扶助民众教育。进行的方法分五种：调查、研究、讲演、出版、实施。我们以为湖社的目的尽管觉得大而无当，只要湖社的社员和一般的湖州人都有觉悟，凭他们的真心实力，按了五种方法逐步去干，未始没有达到目的的一天。出版，我们湖社已经有了一种月刊，叫做《湖州》，出到第六期了。我们希望他继续发行，将来如能由月刊而变为周刊，那是更好。调查和研究，我们也正在着手要做。讲演，那是这回要算第一次的了。

湖社的目的，既然有一项叫做研究建设事业，我想湖州人不讲建设则已，如要建设，总该先建设一个“新湖州”出来。所以兄弟今天姑把我理想中的新湖州略说一说。

我们好好的一个湖州，为什么要加上一个“新”字去呢？因为时代的潮流一天变化一天，社会的环境也一天变化一天，我们现在的湖州人，可就不能墨守成规，老是关起大门了。要使湖州一个地方的事业发达，要望湖州的一般人生计充裕，可就不能不随着时代的潮流，社会的环境，振作精神，重新建设起来。古人说的好，日日新，又日新，